

白娘子传奇

梦花馆主 著

下



梦花馆主 著 朱树人 标点

白娘子传

标 点 朱树人
责任编辑 丁方晓
封面设计 胡 颖

白娘子传奇（全二册）

梦花馆主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00,000 印张：13 印数：1——25,000套

ISBN7—80520—370—9

I·210（全二册）定价：8.80 元

〔湘岳93—17—1〕

湘新登字007号

（如有印装差错、请与承印厂调换）

第三十四回 水 漫

却说白娘和小青上了金山，问信来到山后，只见茅亭中有一老僧打坐。分明就是法海，却又不见夫主，心里很是焦急。回头向小青道：“我和你且上亭去，善言求恳，休动无明之火，须看我颜色行事。”嘱毕，走上山坡，见了法海，屈身行礼道：“茅亭内坐的，莫非金山长老法海禅师么？”法海道：“你既知老僧在此，只宜远遁高飞，为什么反来见我？有甚说话，容汝讲来。”娘娘道：“我因招寻夫主到此，恐他听信谣言，抛弃家业，求福反而招祸。还望佛爷慈悲，发放我夫回去，感恩不浅！”法海道：“许仙夙有善根，留在金山，已归三宝，你何须苦苦留恋着他？我念你功行千有余年，幸得根本未伤，所以不来加害及你。你当早早归山，仍修正果，将来不失仙途。如再执迷不悟，贪恋红尘，我这里佛法无边，管教你后悔莫及。好似虫投蛛网，鸟入樊笼，休想逃命！”娘娘道：“师父法教甚明，敢不依从？但念白氏下情，从宽饶恕。因与仙郎缘还未断，恩也未报，故敢冒昧到此。请求暂放夫君回去，待白氏恩缘两尽，那时离别归山便了。”法海道：“你休多言！我不放许仙，你敢怎样？”娘娘双膝跪下，苦苦哀求。那知法海未忘吞丹之恨，骂道：“你这无知孽畜，还思留恋！若再多言，休想活命！”

这几句话，恼动了旁侧的小青，便道：“娘娘这般的哀哀求告，那秃驴反出狂言，开口就骂，难道真个怕他不成？”顿时两目圆睁，怒容满面，大骂道：“秃驴休夸大口，我来和你见个高

低！”口中蛇芒吐出，有一股毒气喷来。法海忙将手中禅杖飞起，化作一条青龙在空中盘旋飞舞，小青仰面跌了一交。白娘见青龙来势凶猛，就地一滚，也把原形现出。好一条大白蛇，起在半空，和那条青龙决斗。小青变作青蛇，上去帮打。

这时候，法海转向许仙说道：“你藏身在我袈裟里面，你可钻出头来，瞧这么一瞧。”许仙便悄悄一观，好生可怕，忙说：“弟子不要看。”法海道：“这就是你妻子的真形。你和他同床共枕，何等恩爱，怎么此时这般害怕？你可将从前仔细想来。”许仙一想，这种形状，果与端阳所见相同。便道：“可怕得很！两年恩爱，竟与此物同床共枕，真是吓死我了！我今后再不下山，惟愿皈依三宝的了。”正说话时，那蛇龙在空中争斗，各显神通，白娘渐渐败将下来，只得用杀手锏，方可成功。即便转身飞上，嘴里吐出一颗混元光化明珠，将青龙打下地来，仍是一条禅杖。法海连忙收去。

那白娘和小青依然变了人形，上来说道：“秃驴，快还我丈夫回去，我就和你善罢干休，便宜了你。你的青龙禅杖安在？倘再胡言乱语，定教你这秃贼丧命，方消此恨。”法海道：“孽畜不得无礼，看我的法宝又来了！”即将座下风火蒲团祭起，霎时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，烈焰腾空，浓烟密布，风从火势，火趁风威，好不利害。娘娘一见，魂飞魄散，小青也吓得面涨通红。方信佛家法力无边，今番定属凶多吉少。见那蒲团渐渐压下，娘娘无奈，仍吐出明珠抵敌。一道光华上冲，果然力量不小，竟将蒲团敌住，丝毫不肯放松。法海见蒲团压不下去，法宝要被他破了，心里也有些着急：“倘我倒翻在白氏手里，岂不惹人耻笑么？”急将金钵盂盖一开，向上抛起。眼前便见万道金光，从

空中射将下来，罩定青白二妖，吸收上去。娘娘此时魂不附体，叫声：“青儿不好了！我命休矣！”要想逃遁，万万不能，早已被金光罩住了。这一急，娘娘顶上透出一道奎光，就把钵盂抵住，不能够罩下来了。法海一看，原来不是他使的法宝，却是文曲星官在他的腹中，怪不得不能收他。立即把手一招，钵盂仍在手中，暂时放他逃生去罢。娘娘正在那里等死，忽见金光散去，不敢再与法海赌斗，忙同着小青借水道而逃。

这里法海见二妖已走，方叫许仙出来，安慰他不要害怕，且回方丈再作计较，便手携着许仙同返内室，我且慢表。再说主婢二人逃出险地，娘娘道：“青儿，我和你方才几乎丧命，真好险呀！”小青道：“我们受了贼秃这场耻辱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娘娘道：“可恨法海无知，竟把我夫留住。切齿深仇，安得不报？如今我和你不及回家，且到黑风洞去见哥哥，请他出来帮助，定要杀了妖僧，找得丈夫回来，方能罢手。”小青道：“娘娘说得有理，快些去罢！”

于是主婢从水道北行，早来到黑风洞口，见有几个小妖把守洞门，便问大王可在里面？小妖回说大王并未外出，请娘娘进去就是了。娘娘便带着小青进洞，直到聚仙宫，见了黑风大王，叫应哥哥。黑风大王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妹子来了！”两下行礼毕，对面坐定。小青也过来叩见。黑风大王问道：“贤妹，他是何人？”娘娘道：“这叫做物以类聚，是小妹身旁的侍女小青。”黑风大王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贤妹向在何处出嫁丈夫，报答前恩？如今怎样了？”娘娘道：“小妹自别兄后，一路南行，在杭州西湖塘上，得遇恩人，成为夫妇。先往姑苏，后至镇江。不料好事多磨，今因上金山烧香还愿，寺里有个法海妖僧，心肠凶恶，

竟把恩人留住不放，拆散我夫妇良缘。我特地上山取讨，他反卖弄神通，肆行强暴。小妹法力浅薄，斗不过他，险些主婢同归于尽。我二人逃生到此，还望哥哥要替我报仇雪恨的。”那黑风大王本是个黑鱼精，自称为七星道人，性情十分粗暴。听了娘娘这番苦诉，气得他怒发冲冠，口中哇呀呀的乱叫道：“那还了得！可恨妖僧这般无知，明欺我妹孤立无助，故敢如此猖狂。为今之计，我看贤妹身躯狼狈，斗得筋疲力尽，暂且在我洞中养息。待愚兄带了水族，飞上金山，除了法海妖僧，救出妹丈，送你们回去如何？”娘娘一时不察，想不到闯出滔天大祸，还在自己身上，便道：“多谢哥哥。得能如此，感激不尽。”

黑风大王逞着满腔怒气，传唤水族中众头目进见。不一回工夫，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精灵，一齐来到聚仙宫，叩见大王，请问有何法旨。黑风大王便吩咐众小妖，传集合族水兵，随往金山，擒捉妖僧，不得有违。众头目先行退出。然后黑风大王更换了盔铠甲冑，带了法宝，别了妹子，离了聚仙宫，迳向外来。率领着一大队虾兵蟹将，驾起一阵妖风，从水道南行，直到金山脚下。

这时候，已是黄昏过后，料想山上妖僧，定然睡熟，何必费力与他决斗雌雄，只须偷营劫寨，送他的性命就完了。想定主意，便从衣袋中取出一把飞刀，祭起空中，穿云度雾，飞向方丈禅房里来。自以为稳取荆州，唾手而得。那知法海禅师早已算就，晓得他要来水漫金山，把身上这件锦斓袈裟，交付沙弥拿到外边，将金山峰顶罩住，可保无虞。预防停当，忽然耳边听得呼呼声响，抬头一望，见飞刀从云雾中落下，便把禅杖丢起。果然法力高深，向上只一拨，飞刀早已无踪无影，化作

灰尘。少顷，一把接连一把，总共九把飞刀，尽行消灭。气得黑风大王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。忿恨填胸，怪道白氏妹子，连遭挫折，原来这妖僧果有神通。俺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此仇未报，反受耻辱，有何面目回去！也罢，这叫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扳倒葫芦拨掉油，俺便发起江水，把这秃驴活活的淹死，那时救了妹丈，送他夫妻回转家中，岂不美哉！这一来，黑风自以为得计，喝令众水族兴波作浪。从长江中卷起狂风，顷刻间涛声汹涌，和排山倒海相似。一望滔天，水势漫上金山，足有数十丈高。

法海在山上了望，也带着三分着急。只可怜百姓遭殃，沿江一带地方，尽成泽国。忙招韦陀速来护法，救度生灵。有该死的，有应活的，善恶昭彰，判分劫数。韦陀领着法旨去了。禅师又召龙王到来。龙王得知此事，上前打拱作揖，先请了失察之罪。法海方开言道：“你这龙神，好没分晓，容那黑鱼怪发水漫上金山，淹死生灵万万，该当何罪？”龙王道：“佛老在上，黑妖作怪，小神实不知情，伏望宽宥。”法海道：“既不知情，还不与我驱除水族，灭怪擒妖么！”龙王奉命即行，来到江中，吓得黑风怪魂飞胆落。这也是正能克邪，要想逃遁，那里能够，早被龙王飞剑斩了首级，应了劫数，一众水族纷纷四散奔溃。龙王也不追赶，回来覆旨。法海便发放他归海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水族中一班小妖，慌慌张张，逃回本洞，见了娘娘，报告道：“禀上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大王去到镇江，和那恶僧争斗，水漫金山，竟被斩首。小妖们亡命逃归，还请娘娘定夺。”娘娘听了，好似雷轰头顶，哭道：“大王竟被他杀死了么？呵呀！”呀字出口，身子往后一交栽倒，昏晕了过去。小青急忙双手抱住，

连叫“娘娘醒来。”好一回工夫，娘娘悠悠醒转，泪如雨下，悲痛道：“哥哥呀，反是妹子害死你了！如今我两处皆空，无依无靠，倒不如和你同赴阴曹罢！”小青道：“这是使不得的。总要想一良策才好。”娘娘道：“此番我计穷力尽，难以回转丹徒，丈夫又被妖僧夺去，凉情目前不能见面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回转仙山，重修道果，此外别无良策。但因我报恩未了，腹中怀孕，不便即行，所以无可奈何。意欲得一存身的地方，等候临盆分娩后，替我夫传了后代，那时离了尘凡，回见金母，总算恩已报过了。”小青问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娘娘却想到那里去存身呢？”娘娘道：“据我想来，我和你且到临安去罢！投奔陈家，去见姑夫姑母。且喜去年秋间，有一书信寄往，并有银子五千，奉托姑夫置办房产，盘利生息，预备日后归乡之计。现在到了那边，只要花言巧语，说得动听，他定然收留我们的。”小青道：“既然有这条门路可走，我们就往临安，不必在此耽延日子了。”娘娘点点头，立即吩咐众小妖们：“安守洞门切勿造孽，有干天谴，只等我归山时候，再来救度你们就是了。”众小妖答应退去。

娘娘便和小青出离聚仙宫，来到洞门跟首。想了一想，方说道：“此去临安，路虽不远，驾云前往，恐被那妖僧知晓，多有不便。倒不如借着水遁走罢！”小青也以为是。当即从水中遁往临安。那临安本是从前宋朝南渡建都的地方，到了明代，称为杭州府。初时娘娘寻访恩人，便到此地，在西湖塘上，得与许仙会面，缔结良缘，何等美满。不料好事多磨，风波叠起，到了今日，弄得十分狼狈。旧地重游，颇觉眼前景是物非，那得不令人伤感呢？这许多闲话，毋须烦述。只说主婢二人，水遁来到此间，那消片刻，已抵西湖塘畔，断桥亭边。娘娘筋疲力

尽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小青搀扶着步入亭中，暂为休息。这时候，娘娘心里还记挂着丈夫，却因身怀六甲，错乱阳阴，算也无益。

不知许仙可曾来到断桥相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断 桥

却说法海禅师斩了黑鱼精，仗着无边佛法，保得金山寺安然无恙。只可怜镇江一带城郭，大半淹没水中，伤害了生灵万万。虽则黑妖造孽，起衅却在青白二妖，罪难宽恕。不禁长叹了一口气，回身走入禅房。许仙忙问道：“江内水势，可不妨事么？”法海道：“说也惨然。可恨二妖不念自己过恶，反去结连七星妖道，兴起波涛，淹死生灵无数。还亏老僧用法将得波浪退平。那黑妖已被龙神斩首，金山可保无虞了。”许仙道：“喔唷，好险呀！弟子以后，情愿出家，不想归家了。”法海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不失本来面目，尚可修成正果。只是要你出家，时候还早哩！”许仙问道：“却是为了甚么？”法海道：“你与二妖孽缘未满，尚有数月夫妻情面，怎好出家？”许仙吃惊道：“阿呀佛爷，弟子再去，定被加害，断断不敢去的了！”法海道：“不妨。你和他缘分未绝，必不加害。二妖罪犯弥天，你若不去，他要远遁高飞了。如今他已往武林，你可放心前去相会。倘有甚么说话，多推在老僧身上。待等临盆以后，我再度你罢！”又回头唤小沙弥过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去传谕合寺僧众，一准明日为始，起建七七四十九日水陆道场，超度众生。等到功德圆满，我要上临安去了。”

说罢起身，取出小小莲灯一盏，递给许仙道：“许仙随我来，你可拿了这盏莲灯，跟我到寺后去。那里有一小洞，名叫紫露洞，你且进去，随光而走，便是武林了。但莲灯一灭，寸步难行，须要小心。”许仙应是，来到寺后洞口，望里面黑暗如漆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觉着一阵阵的冷风，从内吹出。他却仗着佛力保护，放大了胆子，辞别禅师进洞。好似一条小巷，两旁却是山峰石壁，冷气森森，侵入肌骨。还亏手执莲灯，跟着这道光线进行。耳边风声骤起，似在云雾中行走，心里有些害怕起来。莫非我上了法海的当，他把我送入幽冥，走进了地狱不成？一路自言自语，满腹愁烦。反想起娘子的好处，止不住眼中垂泪。信步行来，不知什么东西，脚下一绊，跌倒在岸滩上面。

此时天色尚未明亮，手里的莲灯，已经跌灭，其实早被禅师暗暗收去了。仙官扒起身来，黑暗中认不出地方，只道到了阴司，自己已做了鬼，必须要问个信才好。正想问，那边影影绰绰，见有两人走来。这两人是衙门中的差役，深夜出来捕捉凶犯的，嘴里怨着本官，好比阎王差我们这班小鬼，动不动要打腿条，真算可怜得很。一路走，一路说，却被许仙听得。也当他们两个，是阎罗殿下的差人，便上前问道：“鬼兄请了！我因为初入冥途，故欲借问一声，不知此处阴司，叫做什么地名，还请指导。”那差役道：“呸！晦气！晦气！我们不曾死，碰着你这个活死人，真真见了你娘的鬼！我听你的口音，好像是本地人。这里西湖塘上，你多不晓得，也来问信，简直是个痴子。我们不要睬他，只顾走罢！”说毕就走。

许仙听说就是杭州西湖，好生诧异，暗想镇江到此，虽不甚远，约来也有千里程途，怎么霎时便到？真所谓佛法无边了。

抬头向四面一看，天色渐明，实在是西湖十景塘前了。只见六桥三竺，都在眼前；桃柳争妍，依然如旧。照此看来，我还未死，懊悔方才错问了信，反被他人笑我是个痴子。这还不在于话下。但我奉师令来到临安，重行会叙，只怕娘子恨气未消，他为我吃了千般痛苦，见面后，难免又要淘气。我只好依着禅师的话，万事都推在他身上，或有原情饶恕，也未可知。如今不必多思多虑，我且进城投奔姊丈，得一无安身之所，再行寻访娘子便了。打定主见，一路从湖塘上走将过去。前边正是断桥，桥上亭子中坐着两个女子，定睛注视，分明是白氏、青儿。我今且慢上前，躲在那旁大柳树背后，听他们说些甚么来。

这个当儿，娘娘果然先到，正与小青在那里谈话，略为休息。小青道：“我想相公这般无情，日后相逢，不可轻恕。”娘娘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总是我自己命苦。我因为报答夫恩，反而结怨，金山水漫，尽成画饼。险遭妖僧毒手，送了性命，又无端害死了七星兄长。今番重到临安，叫我有何面目见江东呢？”说至此，珠泪双垂。小青道：“娘娘且算袖里阴阳，看夫妻可得再会么？”娘娘道：“我今有孕在身，阴阳已乱，一切行为，如在梦里。只求存身有地，产了一子，替许氏传宗接代，便算报过了恩，回归山岛，侍奉金母了。”

主婢叙话时，娘娘何等眼快，远远瞧见仙官走来，隐在树后，却当做没有瞧见，对小青丢了一个眼色，小青点头会意，并不着恼。实因两下里缘分未断，尚要做数月夫妻，所以娘娘背后虽出怨言，仍有留恋之念，欲图欢叙之情，故意叫声青儿道：“我现在弄到这般光景，也别无他念了。可怜我命犯孤鸾，嫁了夫君，虽有若无。记得湖塘乍会，便成配偶，不费他半文钱，指

望做个长久夫妻，谁知偏不长久。他是个负情汉子，常常心存疑忌，将我抛撇。前番听信了茅山道，今又依归了法海，甘心落发为僧，全没半点夫妻情分。此事都由我自己作贱，轻易嫁给凡夫，致被他看不起了，当做闲花野草一般，还有甚面目留在世间，倒不如自寻短见了罢！阿呀，青儿呀！我与你主婢多年，宛如姊妹，你买一口棺木将我成殓，我在阴司也感激你的，保佑你将来嫁一个如意郎君。”

那娘娘说到这里，站起身来，做一个投河势，扑到桥栏边去。许仙原是个诚厚的人，见了好不着急，连忙赶上桥来，一把拖住，叫声：“娘子休得如此！且听我有话分割这个。”小青也叫道：“娘娘，既是呆心人来了，且把话儿说明，再死未迟。”娘娘回转头来，假作失惊道：“你是个出家人呀，休近我的身子！”许仙道：“今番虽是我的不好，实被法海所害。请娘子暂息雷霆，待我细细告禀。”小青道：“还要告禀什么！娘娘何等待你，亏你硬着心肠，使得这般毒手，于心何忍！”许仙道：“内中有个缘故的。若说我私往金山，实是有罪。还恳娘子宽洪大量，饶恕这一次。我只道烧香求福，怎知反惹祸殃。法海秃驴真是狠恶，把我关住在僧房中，定要拆散我夫妻。累你亲自前来寻找，反遭挫折。我在僧房得知消息，寸肠欲断，直待到更深以后，才得把我放出。怎奈没有舟船，难以渡江。况且镇江住宅，已被水淹，即使遇见妻子，岂肯宽饶。叫我速速远避临安，付我莲灯一盏，连夜逃到此间。仔细算来，我实被他所骗，分明要我皈依三宝，将妻抛撇。不料我妻先到这里，可称得天遣相逢在断桥了。”

这一番言语娘娘确实相信，以为我夫原是多情，都被法海

纠缠弄出这种事来的。小青听了，却全然不信，心里十分气恼，走将过来，用手把仙官一推，并恨道：“你还敢胡言乱语，哄骗娘娘么！明明你有意负心，抛撇主母！谁叫你私上金山，烧什么香呢？”许仙发声叹息道：“唉！冤哉！法海和你什么死冤家，害得我娘子如此狼狈吓！”嘴里说得很是柔软。娘娘听了，反觉得小青太凶，许仙虽则不好，究竟是个家主，这般形状对付他，似嫌过分。故而即忙插言道：“青儿不要说了。总是我生成的苦命呀！我和你自做夫妻后，相敬相爱，也算多情。我百般体贴君意，要甚么东西，件件遵办，原想天长地久，白头到老。为什么你屡次疑心，不该听信妖僧的话，甘心要去削发为僧呢？”许仙忙辩道：“并不甘心。娘子错怪我了！”娘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甚背妻私上金山，忘却庭前盟誓，害得做妻的亲来寻找，险丧一命。像你这般的无情，天下少有。怎不叫我想起来前事，痛恨满胸，欲图自尽。那个要你来假惺惺呢！”

许仙听到伤心之处，也不觉淌下泪来，叫声娘子：这都是妖僧害及你了！忙上前替娘娘揩着眼泪。又与他挽好头发整理乌云，赔着许多小心。只有小青怒气未消，劈面向他一啐，忿然道：“这番弄出事来，分明是你丧尽良心，还要花言巧语，哄骗着人！亏你洒出几点无情的急泪，好不识羞！娘娘可不要睬他，由他在那里装腔做势罢！”许仙着忙道：“青姐休得如此。其实不关我事的呢！娘子，你今不要气坏了！”嘴里说着，双膝已在妻前跪下，哀哀哭告道：“要求娘子垂怜，暂且饶这一次。如果将来再犯，甘心受罪，决无怨言。”娘娘本来是软心肠，又被他一番苦告，早存了怜惜之意，便道：“自今以后，你还敢这样么？”许仙一听，话已松动，顺口答道：“卑人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

小青总有些不服气，还要从中插嘴，反被娘娘阻止道：“事已过去，且看他以后怎样罢！为今之计，只是我等到那里去存身才好？”许仙道：“且到姊姊家中住下，有何不可？亏得娘子料决如神，去年秋间，早有银信寄去，寻觅房屋，盘放利息，此去谅无虚望。只是娘子衣裙不整，面垢发蓬，怎生去得？”娘娘道：“这倒不妨。到了那里，自有道理。你看天已大明，街上不便行走，你与我唤一乘小轿，只说从船上登岸来的，以外所说的话，有我在此。”

许仙领命即行，不敢怠慢，唤得小轿一顶，请娘娘坐了，便同小青相送进城，迺到姑夫陈家而去。我且慢叙。

先说仙官的胞姊许氏，嫁与陈彪为妻。只因胞弟仙官，去春在西湖扫墓，路遇两个女子，无端在外成亲，竟将库银相赠，犯了真赃假盗之罪，发配苏州。心里常常记挂，直等到秋间接着银信，才得略放愁肠。寄来白银五千两，要托姊丈置产生息，预备日后归乡之计。足见他少年老成。又知道弟妇白氏，与王永昌有亲戚关系，在苏城开张药铺，谅必生涯茂盛，故有余银寄来。许氏本欲赴苏探望，却因家内乏人，未能如愿，只有将银子交与丈夫，就在自己住宅间壁，买了一块空地，起造楼房，很为宽敞。今春油漆装修，都已完工。连购办家伙杂物在内，一共费去了一千有零。余多下来的银子，本想盘放利息，恐有失误，故而就在门前开了一爿米店，稍有盈余，兼可照看房屋。又在侧边开一小店，上下弄两处通连，好教兄弟日后还乡，可以通家来往。只恨自秋到今，又断了音信，不知安好与否。所以此刻烦闷起来，要想叫丈夫写信前去一问，讨得一个确实的消息，方才定心。正转念间，陈彪自外走入，见妻愁眉不展，知

是思想同胞。说起弟妇白氏，虽与永昌称为亲戚，但想到盗库银一事，单身住在祠堂，临审又卖弄法术，更令人难分真假，将信将疑。夫妇叙谈未毕，忽听得外面叩门的声音。陈彪起身走出，开门一看。

要知来者可是许仙与娘子白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姑 留

却说许氏正在那里思念兄弟，与丈夫陈彪谈话，忽闻外边有人叩门。陈彪连忙走出，将门开放。好似喜从天降，原来就是他妻弟许仙。许仙走将进来，叫了一声姊丈。陈彪道：“仙弟久违了！”又见后面有一乘小轿，跟着一个俊俏丫环，同入内堂。轿子停下，许仙道：“娘子请出轿罢！”陈彪留神细看，果然美貌超群，全无丝毫妖气，解去了疑心一半。当即将轿子打发出去。那娘娘出轿后，低头不语，默默含羞，态度端庄。身上穿着淡色衣裙，很像一位宦家小姐。轻移莲步，走上中堂。许仙便说：“姊丈姊姊请上，受弟一拜。”即与娘娘趋前叩见。陈彪连称不敢，还了一礼。许氏也将白氏娘子双手扶起，然后一同坐下。小青过来叩了一个头。

送上香茗，许氏先开言道：“我与贤弟一别之后，无日不思，无日不念，弄得废寝忘食，坐卧不安。虽说苏杭路隔不远，欲寄音书却多不便。幸得秋间接到佳报，方知吾弟身子安好，弟媳也到苏州，开张店铺，旧业重兴，愚姊才得略放愁肠。”许仙道：“多承姊姊挂念。但是做兄弟的，年来时运不通，命途多舛，

离乡背井，发配姑苏。幸蒙王永昌二叔，仁心照顾，竭力帮扶。却巧弟妇来苏寻访，因与永昌叔父是表亲，更蒙他替我作主，缔结丝萝，开设保和堂药铺，生涯颇不寂寞，暗自庆幸。那知安居不久灾晦复临，又遭了一桩冤屈的事来。”

说到这里，娘娘恐怕仙官嘴里露出破绽来，连忙抢先启口道：“姑夫姑母，这一件事，实是我家累及夫君的。”许氏问道：“怎样累及的呢？”娘娘道：“这时正当八月中秋佳节，家家户户陈设铺张，挂灯结彩，互争胜会，各显自己的体面。只因我夫缺少古玩，被旁人冷嘲热笑，实是难堪。幸亏先父昔年官为总镇，也曾封王外国，远赴边疆，带回三件宝物，价值连城，是世上所罕有的。我便取了出来，陈列门前，人人赞好，个个称奇。那知昆山顾相的公子，忽然到来拜望。因为我夫医好了他的病，特地登门酬谢，原无他意。当下一见三宝，他便爱不忍释，目不转睛的看了一回，顿生恶念，变了面目，就将我夫一把拖住，喝令带来的一班豪奴，解送公堂，反说我夫盗了他家中的宝物，作为赃证。幸遇清官不畏权势，秉公办理，释放归家。还怕恶宦再来欺迫，暂且避往镇江，我也跟随他甘心受苦。多承永昌表姊丈，代为张罗，租房开店，再做生意。只道从此可以无事，不料又来了妖僧法海，平地起风波，到此化缘，要修造这金山寺，妖言惑众，哄骗我夫，叫他削发为僧。”

说至此，用手向仙官一指，又道：“亏这无情无义之人，竟然硬着心肠，听信谗言，愿做那妖僧的弟子，将我抛撇。因此我一时忿恨，要上金山寺，向他讨取丈夫。想不到行至中途，长江水发，镇江一带地方，变成泽国，住家和店铺尽遭淹没，一切家伙杂物，连同首饰衣裙，件件散失。只剩主婢二人，空身